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①

陈焘宇　藏仲伦　译

“唱第一支歌前总要脸红一阵。”

——民谚

第 一 章

在我们这一带，有时候会碰到这么一种人，你尽管跟他们多年不见，可是一想起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还是免不了心有余悸。商人的妻子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伊斯梅洛娃就是这样一种人。她曾经演过一出可怕的悲剧，从那以后，有人给她随便起了个外号，管她叫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于是她这个名字便在当地上流社会中叫开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并不是天生的美人儿，不过从外表看倒

①麦克白夫人，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中的女主角，曾怂恿其夫苏格兰大将麦克白弑王篡位。最后，麦克白夫妇得到应有的惩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人。这时她才二十三岁，身材不高，但体态匀称，脖子好像用大理石雕刻成的，肩膀圆浑，胸部挺实，鼻子端正而秀气，眼睛又黑又灵活，前额饱满白净，头发黑得发蓝。她嫁给库尔斯克省图斯卡里河的商人伊斯梅洛夫不是因为爱他或者为某种欲望所驱使，而只是因为伊斯梅洛夫向她求婚了，她又是个穷姑娘，没法挑剔。伊斯梅洛夫家在我们城里不算最差的。他家做面粉生意，在本县开一座大磨坊，城外有一片出息不错的果园，城里还有一幢漂亮的住宅。总之，是一户殷实的商人家庭。人口又不多：老爷子鲍里斯·季莫费伊奇·伊斯梅洛夫，一个年近八旬、早已丧偶的鳏夫；他的儿子济诺维·鲍里瑟奇，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丈夫，五十挂零；加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本人，一共才三个人。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嫁给济诺维·鲍里瑟奇五年了，还没有生育。济诺维·鲍里瑟奇和前妻生活了二十年，也没有生过一男半女。后来他的前妻去世，他娶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他本来希望续弦后上帝会赐给他一个儿子来承继他的商号和资本，可是娶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以后，他仍旧没这份好福气。

膝下无子令济诺维·鲍里瑟奇十分痛苦，不单是他，老爷子鲍里斯·季莫费伊奇也是一样，甚至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自己也为此感到十分伤心。关在商人家的深宅大院里，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养着放开锁链的恶犬，这种极度的无聊时常令商人的少妻心情苦闷到了发痴的程度，要是有个孩子让她照管照管该多么快活——天知道她会多么快活啊。另外，她也烦透了别人的数落："干吗要嫁人，你嫁人为的是什么，既然不会生育，又干吗耽误人家呢？"好像她对丈夫、对公公，对这个诚实的商人家族当真犯下了什么罪似的。

别看衣食丰裕，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在公公家里的生活是最

乏味的了。她很少出去做客，有时即使和丈夫出去拜访他的商界同行，也没有什么快乐可言。那些人都爱挑剔，对她的一起一坐，一举一动，都很注意。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性格像一团火，当她还是个穷姑娘的时候，她就过惯了随随便便、自由自在的生活：挑着水桶到河边去打水呀，穿件内衣在码头附近洗个澡呀，或者向路过她家门前的小伙子吐葵花子皮儿呀。但在这儿，一切都不同了。她的公公和丈夫起得很早，六点钟喝完茶就去干他们的事去了，留下她一个人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来回溜达。到处干干净净，到处冷冷清清、空空荡荡，圣像前面的长明灯闪着亮光，但是哪儿也听不见一丁点儿活物的声音，更别提人声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在一个个空无一人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无聊得打起哈欠来，于是她爬上楼梯，走到高高的、不太大的顶楼上那间他们夫妻俩的卧室里去了。她在这儿又坐一阵，看着人家在库房旁边称大麻或者装面粉，看着看着，她不由得又打起哈欠来。她觉得这样也好：可以睡它一两个小时。但是醒来以后，又是这种俄国式的百无聊赖，商人家的百无聊赖，据说这种无聊令人情愿去上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不喜欢读书，她家里除了基辅的《圣僧传》之外也没有别的什么书可看。

她和这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丈夫结婚以来的整整五年中，一直在有钱的公公家过着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可是照例没有哪个人对她的苦闷表示一丁点儿关心。

第 二 章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出嫁以后的第六个春天，伊斯梅洛夫家磨坊的拦河坝出了一个窟窿。偏偏在这节骨眼儿上磨坊的活儿

来了很多，而窟窿很大，水从空转的木笼垛底梁下面流跑了，想要很快截住水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济诺维·鲍里瑟奇把附近的人都拉到磨坊来，他自己也寸步不离地守在那儿；城里的买卖全由老头一个人掌管，而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则接连几天孤零零一个人呆在家里。开头，因为丈夫不在家，她感到更加无聊。后来，她觉得没有他反倒好：一个人自由自在些。她对丈夫从来没有特别的好感，他不在家，至少又少了一个对她指手画脚的人。

一天，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在顶楼上凭窗而坐，哈欠不断，神思恍惚。后来，她打哈欠打得自己也难为情起来了。外面天气真好 暖和、晴朗、愉快，穿过花园的绿色木栅栏，可以看见各种鸟儿在枝头跳来跳去。

“说实在的，我为什么老是打哈欠呢？”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想，“我就不能站起身来到院子里散散步，或者到花园里走走吗？”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披上一件旧皮大衣出去了。

室外阳光明媚，呼吸也特别痛快，库房附近的过道上传来一阵阵嬉笑声。

“你们干什么这样高兴呀？”卡捷琳娜·利沃夫娜问她公公的伙计们。

“嘿，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太太，我们在称一头活猪。”一个老伙计回答。

“什么猪？”

“就是阿克西妮亚，她生了儿子瓦西里，也不请我们喝洗礼酒，”一个小伙子大胆而快活地回答。这个小伙子有一张漂亮而粗野的脸，一头漆黑的鬈发，胡子刚长出来。

正在这时，厨娘阿克西妮亚那涨红了的胖脸从一只挂在秤

杆上的面粉桶里探了出来。

“你们这群恶鬼,吃饱了撑的魔鬼。”厨娘一边咒骂,一边竭力想抓住秤杆,从那只晃荡着的桶里爬出来。

“中饭前她八普特[①]重。可是吃了一筐干草后,连砝码都不够用啦。”那个漂亮的年轻人又说道,他翻倒桶子,把厨娘抛到角落里那堆布袋上面。

厨娘一边笑骂着,一边整理自己的头发和衣服。

“让我来称称看有多重,”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边开玩笑,一边拉住绳子站到木板上去。

“三普特零七磅②,”又是那个漂亮小伙子谢尔盖回答说,他把砝码扔到秤架上,“怪事儿!”

“你奇怪什么?”

“想不到您居然有三普特重,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依我看呀,就是把您抱上一整天,非但不会感到吃力,而且会感到挺舒服的呢!

“怎么,我不是人吗?说不定你也会累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回答,略微有点脸红。讲这样的话她已经不习惯了,可又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动,想要开开玩笑,聊个痛快,说个够。

“我的上帝,我可以抱着您一直到那幸福的阿拉伯。”谢尔盖凑着她的话回答道。

“你说错了,年轻人!”一个正在装面粉的农民说,“咱们身上哪儿重?难道是咱们的身子吗?咱们的身子,亲爱的,是称不出重量来的,重的是咱们的力气,是力气,不是身子!”

“说得对,我做姑娘的时候力气可大了,”卡捷琳娜·利沃夫

① 1普特等于16.38公斤。

② 1俄磅等于409.51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娜忍不住插嘴道，“有些男人还比不过我呢。”

“如果这话当真，请把您的小手伸出来，”那个漂亮小伙子说。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有些不好意思了，但她还是把手伸了出来。

“哎哟,快松手,疼死啦!’谢尔盖一捏住她的手,她就喊叫起来，一边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推了推他的胸膛。

小伙子松开了女主人的手，给她推得一个踉跄退了两步。

“这下子你可知道女人的厉害了吧！”那个农民惊异地说。

“嘿，您肯不肯跟我摔跤？”谢尔盖把鬈发一甩说道。

“行啊,来吧。’正在兴头上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边回答，一边抬起了胳膊。

谢尔盖搂住年轻的女主人，把她挺起的乳房紧贴在自己的红衬衫上面。她刚要动动肩膀，谢尔盖已经把她抱了起来。抱了一会儿，再把她轻轻地放在一只倒扣过来的号桶上。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根本来不及使出她刚才夸耀过的力气。她涨红了脸坐在那只号桶上，把从肩膀上滑落下来的皮大衣整了整，就不声不响地走出了库房，而谢尔盖却得意洋洋地清了清嗓子喊道：

“喂,你们这些糊涂蛋 装呀,别错过机会,别用斗刮,冒尖的都归咱们啦。”

他装作根本不理会刚才发生的那一幕。

“这个该死的谢尔盖是个撩拨女人的老手，”厨娘阿克西妮亚蹒跚地跟在女主人后面说“这流氓,个子高,脸又俊,不由你不动心。随便碰上哪个女人，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就会连拍带哄，非把人弄到犯罪不罢休。这不要脸的东西就是朝三暮四，没长

性，太没长性了。”

“那么你,阿克西妮亚……那……你那个孩子,’走在她前面的年轻的女主人说，“他还活着吗？”

“活着,太太,活着——他才不管呢！谁嫌他，他偏活给谁看。”

“你是和谁生下这孩子的呢？”

“唉呀，怎么说呢，一个浪荡汉。人生在世，都爱玩玩嘛。”

“这个年轻人，他在咱们这儿很久了吗？”

“您指的是哪一个？谢尔盖吗？”

“是呀。”

“快一个月了。他原先在科普乔诺夫家干活，后来东家把他撵出来了。’阿克西妮亚放低声音继续说“人家说他跟女东家好上了……这个该下地狱的家伙胆子可大啦！”

第 三 章

温暖而朦胧的暮色笼罩着这个城市。济诺维·鲍里瑟奇还没有从拦河坝上回来。公公鲍里斯·季莫费伊奇也不在家，他祝贺老朋友的命名日去了，还嘱咐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不要等他回来吃晚饭。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由于无事可做,早早地吃了晚饭,打开顶楼的窗子，靠着窗框嗑起葵花子儿来。仆人们在厨房里吃过晚饭就分头睡觉去了——有的睡在板棚下，有的睡在库房里，还有的睡在高高的、喷香的草堆上。最后一个走出厨房的是谢尔盖。他在院子里溜达了一会儿，把拴狗的铁链解开，吹了一阵口哨儿，然后从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窗口走过去，抬头望了望她，并且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你好，”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从顶楼上对他轻声说，接着院子里就像沙漠一样无声无息了。

“太太！”过了两分钟，有人在她那上了锁的门外低声叫道。

“谁？”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惊慌地问。

“请您别害怕，是我，谢尔盖。”那伙计说。

“你来干什么，谢尔盖？”

“我想和您谈件小事，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有件小事求您帮个忙，让我进来一下吧。”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转动了一下钥匙，让他进来了。

“你来干什么？”她一边问，一边慢慢地退向窗口。

“我来问您有没有什么书可以借给我看看，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我简直无聊死了。”

“我这儿什么书也没有，谢尔盖，我是不读书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回答道。

“太无聊了。”谢尔盖诉苦说。

“你为什么觉得无聊呢？”

“你看，我怎么能不觉得无聊呢，我是个年轻人，而我们活像住在修道院里。我们也许就得这样冷冷清清地过到死。有时候，我简直绝望了。”

“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结婚，说得挺轻松，太太，和谁结婚啊？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财主家的女儿不会嫁给我，您知道，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我们这个地方穷，人都没受过教育，他们懂得什么叫爱情吗？您也知道，他们有钱人对这种事情是怎么看的。拿您来说吧，任何别的男人，任何有感情的人都会把您当作一种安慰，可是现在您在他们这儿就像一只金丝鸟给关在笼子里。

“对,我很苦闷。”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脱口说道。

“这种生活怎能叫人不苦闷呢，太太！即使您也像别人那样干，在外面找了个意中人，可您想跟他见见面都不行。”

“去你的……你扯到哪儿去了 只要我生个孩子,我想,我跟他在一起会快活起来的。”

“但是,启禀太太,为什么生孩子也得有个道理,照现在这样可不成啊。我们给财主们干了这么多年活，老板娘过的日子也见得多了,难道说我们还不明白 有一支歌是这么唱的：‘没有如意的郎君,真叫人伤心。’启禀太太,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我这颗心哪，太懂得这种烦恼啦，我可以拿宝剑把它从我的胸膛里剜出来，扔在您的脚边。这样我要好受得多，好受一百倍……”

谢尔盖的声音开始发抖。

“你净跟我谈你的心干什么？与我不相干，你走吧……”

“不,对不起,太太,”谢尔盖说着又朝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走近一步,全身都在打战,“我知道,我看得出,我甚至深深感觉和明白,您在世界上并不比我幸福,不过现在,”他的声音低到几乎叫人听不见,“现在,就在这时候,一切都掌握在您的手心里,都在您的控制下。”

“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我要跳窗啦！”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说，她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难以忍受的压力，她用手抓住窗台。

“你是我的命根子！你干吗要跳窗啊？”谢尔盖放肆地低声说，接着就把年轻的女主人从窗口拉过来，紧紧搂住。

“啊呀,啊呀 放开我。”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低声呻吟着，她在谢尔盖热烈的亲吻下瘫软了，身不由己地紧贴着他那强壮的身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谢尔盖像抱小孩似的把女主人抱起来，把她带到幽暗的角落里去了。

房间里静了下来，只听得挂在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床头上那只她丈夫的怀表发出有节奏的滴答声。

“走吧。”半个钟头以后，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面对着小镜子整理散乱的头发一面说，目光避开谢尔盖。

“我干吗现在就离开这儿？”谢尔盖用幸福的声音说。

“我公公要锁门了。”

“唉呀，宝贝儿，宝贝儿，如果只知道从门里进来找女人，那还算个什么男人呢？我上你这儿来来去去到处都是门。”年轻人指着那些撑住阳台的柱子说。

第 四 章

济诺维·鲍里瑟奇又有一个星期没有回家。在这个星期里，他的妻子每夜都和谢尔盖玩到天亮。

这些个夜晚，在济诺维·鲍里瑟奇的卧室里喝干了多少瓶从老爷子的地下室里拿来的好酒，吃了多少糕点，女主人那甜蜜的嘴唇上印了多少个吻，枕在柔软的枕头上的黑鬈发又接受过多少爱抚啊。但是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有时候也难免遇见坎坷。

有一夜，鲍里斯·季莫费伊奇睡不着觉，就穿着他的花布睡衣在静悄悄的房子里四处溜达，走到这个窗口瞅一眼，走近那个窗口望一望，突然看见那漂亮的小伙子谢尔盖的红衬衫从他儿媳妇窗下的柱子上轻轻地滑下来。真新鲜！鲍里斯·季莫费伊奇冲出去，抓住了小伙子的两条腿。谢尔盖真想挥手狠狠地打他一个耳光，但是转念一想，这会惊动别人，便没动手。

“你说,你上哪儿去了,你这个流氓?”鲍里斯·季莫费伊奇问。

“鲍里斯·季莫费伊奇老爷,我刚才去过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我了。”谢盖尔回答。

“你是在我儿媳妇那儿过夜的吗?”

“老东家,我在哪儿过夜嘛还是我自己知道,不过,鲍里斯·季莫费伊奇,你听我说,做过的事,老爷子,是没法挽回的。你至少不要给你的商人家庭丢人现眼吧。你说说,你现在想拿我怎么样?你究竟想怎样出气?”

“我要抽你五百鞭子,你这条毒蛇。”鲍里斯·季莫费伊奇回答。

“我错了,你看着办吧,”年轻人同意道;“你说,跟你上哪儿?你出气吧,喝我的血吧。”

鲍里斯·季莫费伊奇把他带到他那间砖砌的小库房里,用马鞭抽他,一直抽到自己筋疲力尽才住手。谢尔盖没有哼一声,不过他的牙齿把衬衫的半截袖子都咬烂了。

鲍里斯·季莫费伊奇把谢尔盖夫进库房,让他先养好伤(他的脊背肿得像口铁锅似的)。他给了他一罐水,用一把大锁把门锁上,然后派人去叫儿子回来。

即使今天在罗斯的乡间小道上走一百俄里[①]也要费些时日,而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离开谢尔盖一小时就活不下去。突然间,她那觉醒过来的天性完全暴露出来了,她变得说一不二,谁也拉不住她。她打听到了谢尔盖在哪儿,隔着铁门跟他谈了一阵,立即跑去找钥匙。她走到她公公跟前说:“爹,把谢尔盖放出

① 1俄里等于1.06公里。

来吧！”

老爷子气得脸发青。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犯了罪的儿媳妇会这样没羞没臊，而过去她一直是顺从的。

“你说什么，你这死不要脸的臭娘们。”他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臭骂了一顿。

“放了他吧，”她说，“我用良心向你担保，我和他还没有发生什么不规矩的事儿。”

“没发生不规矩的事儿！”他咬牙切齿地说，“那么你每天夜里跟他干什么来着？在拿你汉子的枕头出气吗？”

她还是一个劲儿地软磨硬泡：“放了他吧，放了他吧。”

“你要这样闹的话，”鲍里斯·季莫费伊奇说，“我告诉你，等你丈夫回来，我们就把你这个规矩的老婆拖到马棚里，亲手用鞭子揍你，至于那个下流东西，我明天就把他送到监狱里去。”

鲍里斯·季莫费伊奇就这么决定了，不过他这个决定没有能够实现。

第 五 章

晚上，鲍里斯·季莫费伊奇吃了点蘑菇粥，他觉得胃里烧得厉害，心口也突然疼起来，接着就是可怕的呕吐。天亮前他死了，而且死得跟他家库房里的耗子一模一样。要知道，向来都是由她，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亲手把交给她保管的白色毒药拌在食物里给耗子吃的。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把她的谢尔盖从老爷子的砖砌的库房里救了出来，也不顾别人看见成不成体统，就让他睡在她丈夫的床上养伤。她的公公鲍里斯·季莫费伊奇则按照基督教的教规埋

葬了，没有引起任何怀疑。谁也没有想到这事有什么蹊跷。鲍里斯·季莫费伊奇是吃蘑菇死的，死就死了嘛，许多人也是吃这种东西死了的。不等他的儿子回来就把他草草埋葬了，因为天气热，也因为差去的人到了磨坊没有遇见济诺维·鲍里瑟奇。原来事有凑巧，他听说离那儿百把俄里的一个地方木材很便宜，就上那地方看货去了，临走时又没有说清他上哪儿去。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办完这件事以后，就完全无法无天了。她可不是个胆小的娘们，也真猜不透她心里究竟想些什么。她趾高气扬，在家里掌管一切，不让谢尔盖离开她一步。这不由得使大家感到纳闷。但是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善于用慷慨的手段笼络住每一个人，一切惊诧立即烟消云散。“还不就是老板娘勾搭上了谢尔盖嘛，”他们想，“这是她的事，由她自己承当。”

在这段时间里，谢尔盖的身体复原了，腰板又挺起来了，又是一个精神抖擞的漂亮小伙子了。他活像一只吐绶鸡似的，在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身边昂首阔步，他们的恩爱生活又开始了。然而时间的周而复始并不光是为了他们，那个被凌辱的丈夫济诺维·鲍里瑟奇在外面耽搁了好久之后，终于匆匆忙忙地赶回家来了。

第 六 章

午饭后，天气十分闷热，一只苍蝇乱飞乱蹿，令人十分厌烦。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关上卧室里的百叶窗，又在窗内挂上一条羊毛围巾，然后和谢尔盖躺在买卖人家的高床上休息。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似睡非睡，浑身是汗，汗水从她脸上淌下来，她呼吸都感到闷热和吃力。她觉得该醒了，是到花园里去喝茶的时候了，

但她怎么也爬不起来。厨娘终于走来,敲了敲门说:"茶炊放在苹果树底下,火都快灭啦。"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勉强翻了个身,抚摸起猫儿来。猫躺在她和谢尔盖中间,在他们身上蹭痒。这是一只非常好的灰色大猫,胖得不能再胖了,胡子长得就跟村长的胡子似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用手指梳理着它的绒毛,它便把鼻子向她伸过来,用它的圆脸在她那富于弹性的胸脯上蹭来蹭去,柔声细气地唱着歌,好像在赞美着爱情。"这只大猫是怎样进来的呢?"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心想:"我在这窗台上放着奶油,一定会让这下流东西吃光的。得把它轰出去。"她下定决心,想把猫捉住,扔出去,但是这猫却像烟雾一样从她的指缝间溜走了。"这只猫是从哪儿进来的呢?"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在噩梦中寻思着,"我们的卧室里从来没有猫,可现在却钻进来这么大的一只。"她再一次伸出手去想捉住这只猫,但是又扑了个空。"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究竟是不是猫呢?"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想。她突然心慌起来,睡意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向屋里四处打量了一番——什么猫也没有,只有英俊的谢尔盖躺在那儿,把他火热的脸紧贴在她的乳房上。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爬起来,坐在床上。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亲吻着、爱抚着谢尔盖,然后把弄皱了的鸭绒褥子拉平,就到花园里喝茶去了。太阳已经西下,奇妙的醉人的夜晚降临在灼热的大地上。

"我睡过头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边对阿克西妮亚说,一边在那盛开着花儿的苹果树下的地毯上坐下来喝茶。"这是怎么回事,阿克西妮亚?"她用餐巾擦着茶碟向厨娘问道。

"什么事呀,太太?"

"不像做梦,倒像是真的一样,有一只猫老往我身上爬。"

“咦,你说什么呀?”

“真的,一只猫。”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把那只猫怎样往她身上爬讲给她听了。

“你干吗要抚摩它呢?”

“你看,怪不,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抚摩它!”

“这真太怪了。’厨娘喊道。

“我自己也觉得太怪了。”

“这一定是有什么人想到你身边来,也许,要出什么事。”

“究竟是什么事呢?”

“究竟是什么事——这可谁也说不清,亲爱的。反正是要出事的。”

“我做梦老梦见月亮,现在又来了这只猫。”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说。

“梦见月亮要生孩子。”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脸红了。

“要不要我去叫谢尔盖到太太这儿来?’阿克西妮亚问,她很想成为女主人的心腹。

“随你便,’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说;“也好,叫他来吧,叫他到这儿来喝茶。”

“可不,我也说叫他来嘛!’阿克西妮亚决断地说,接着就像一只鸭子似的摇摇摆摆地朝花园门口走去。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也把猫的事讲给谢尔盖听了。

“净瞎想。”谢尔盖说。

“那么,我以前为什么从来没有这样瞎想过呢,谢廖扎[①]?”

①谢尔盖的爱称。

“以前我们没有做过的事多着呢！以前我只能眼巴巴地瞅着你，害相思病，可现在，你瞧，你整个雪白的身子都属于我了。”

谢尔盖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抱起来转了一圈，然后开玩笑地把她扔在毛茸茸的地毯上。

“哎呀，我的头都晕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说，“谢廖扎，到这儿来，坐到我身边来。”她叫着他，一边又风骚地伸了个懒腰。

小伙子弯下腰，走到盛开着白花的、低矮的苹果树下，坐在地毯上，挨近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脚边。

“你为我害过相思病吗，谢廖扎？”

“怎么没害过相思病！”

“你是怎么害相思病的呢？讲给我听听。”

“这怎么讲得出来呢？难道一个人能说清楚他是怎样害相思病吗？我老是想你。”

“那我当时怎么就感觉不到这个呢，谢廖扎，我为什么不知道你为我神魂颠倒呢？人家都说，这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呀。”

谢尔盖不作声。

“既然你在想我，那你为什么还唱歌呢？为什么呀？你知道，我老是听见你在过道里唱歌。”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继续盘问，一面亲热地偎倚着他。

“唱歌有什么关系？你瞧那蚊子，嗡嗡嗡地唱一辈子，总不是因为快活吧！”谢尔盖冷冷地回答。

接着是短暂的停顿。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听到谢尔盖的这些自白，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她还想说下去，但谢尔盖皱着眉头，一声不响。

“看呀，谢廖扎，这里真是座乐园，多美的乐园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大声说，她透过笼罩在她头顶的鲜花盛开的苹果树

的茂密枝桠，仰望那挂着一轮满月的蔚蓝色天空。

月光穿过苹果树的树叶和花朵泻下来，在仰卧着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脸上和身上形成许多奇幻的、明亮的斑点；四下里寂静无声，只有一阵温暖的微风轻轻摇晃着昏昏欲睡的树叶，送来开花的树木和小草的幽香。这其中有一种令人困倦、使人柔情缱绻、想要实现某种朦胧的愿望的气息。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没听见答话，也不再作声，她穿过那白里透红的苹果花丛的隙缝凝视着天空。谢尔盖也沉默不语，不过他对天空并不感兴趣。他只是两手抱膝，望着自己的靴子出神。

多美的夜啊！寂静、月光、花香和那种赋予人以生命力的有益的暖意。远远地，在沟壑那边，果园后头，有人唱起了一支嘹亮的歌；在篱边的稠李树深处有只夜莺啼了一声，接着就放声高唱起来；高杆子上的笼子里有一只鹌鹑在梦呓，一匹肥马在马厩里懒洋洋地喷了下鼻息；一群快乐的狗从果园篱笆外的牧场上悄悄地跑过，消失在半已倒塌的旧盐仓的散乱的黑影里。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用一只胳膊支起身子，望着果园里高高的草丛。草儿正和泻在树叶和花儿上碎成斑斑点点的月光嬉戏。光怪陆离的、斑驳的月光把草地映照成金黄色；月光在草地上闪烁摇曳，像一群火红的活蝴蝶，又仿佛树下的草地都落入了月光的罗网，正在忽东忽西地晃动。

“啊，谢廖热奇卡[1]，多美呀！”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看了看周围的景色，叫道。

谢尔盖无动于衷地朝四下里望了望。

“你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呢，谢廖扎？也许你腻烦我的爱情

[1]谢尔盖的更亲昵的爱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